

亦
有
生
齋
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二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序

校正國語序

左邱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
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爲春秋外傳
國語合二十一篇以方內傳或重書而小異雖入於史家者
流而實則附經義以行者也故漢書藝文志雜入春秋類鄭
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之徒皆申以注釋今諸家竝已散佚
所行於世者以韋氏解爲最古其注簡而有要大率參摭虞
唐之說而損益之予嘗得嘉靖間岡中葉邦榮雕本注多譌

舛又得常熟錢遵王印寫宋刻本校之而宋本之譌亦復不少因與門人嘉興戴經互相勘證以求其是如周語王將鑄無射篇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注引晉語辰以成善后稷是相蓋辰爲農祥周先后稷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宋本乃作農以成善后稷是祖則宋本之誤也魯語海鳥曰爰居篇抒能帥禹者也注抒禹後十世按史記抒作予十世當作七世是宋本與閩本俱誤也齊語翟人攻邢篇鹿皮四个閩本注个枚也宋本作分注分散也其說雖皆可通不如个之爲愈也晉語獻公卜伐驪戎篇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猶閩本注大夫占色與周禮同宋本改爲占兆則又宋本之誤也大抵宋本之劣者往往不如後世校本之善而今之藏書家

輒奉爲金科玉律相率承譌而不敢易是又好古者之惑也
今舉一二以例其餘焉非特此也卽韋氏之解亦有難通處
如晉語獻公伐驪戎篇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縣注虞
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夫曰速申生之死則主曲沃在魯莊
二十八年夏縊於新城在魯僖四年十二月相距十一年不
可謂速且不能逆料其必以縊死是虞旣誤於前而韋引之
亦誤也唐柳子厚作非國語固有當理解處然不揆今古每
以後世臆見懸斷前人信如所言則內傳可非者亦多何必
國語宜宋江端禮有非非國語之作而踵之者復有劉章虞
槃輩也竊謂國語旣附經義以行韋氏之解簡不可無疏以
申明之嘗欲補作正義以繼三傳之後顧斯事體大謏陋寡

學力思弗勝又擾於俗緣卒卒無間積之歲月畧少端緒良用自慙未知它日能稍有成就否也

核刻韓詩外傳序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匯有內外傳內傳蓋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既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燕學墨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

以表章周文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譬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
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
所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
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閒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
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
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
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
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
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
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
情是猶閉睫而欲覩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

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

徐氏五代史補注殘本序

宋開寶中薛居正等修梁唐晉漢周書爲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藁本後歐陽修別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沒始官爲刊印薛詳於事迹歐謹於文辭二書各有所長並傳於世金章宗泰和七年詔學官止用歐陽史於是薛史漸就湮沒世不見此書者越四

五百載殊爲憾事康熙間秀水朱檢討彝尊病歐史太簡欲仿裴松之之例爲之補注引同里鍾廣漢爲助廣漢力任抄撮羣書凡六年十得四五其後乃爲鼠齧蟬蝨盡失其彙及見徐炯章仲補注本歎其周見洽聞無有剩義余當丙申丁酉之間亦具此心而鮮同志其時家事尙裕頗好聚書書有涉於五季記載者輒廣收而畢購之未知視廣漢何如亦足以供採擇矣洎通籍受知於南昌彭支勤公公方從事此書竊喜師資之得時四庫館開在事諸臣得永樂大典所引薛史甄綜條繫排纂先後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薛史者每條採錄依原書卷數勒成一編凡禮樂刑法選舉職官諸大端歐史闕如檢討以爲病者皆犁然可考其原書之所佚則薈萃

諸書以補之其與他書互異則加案以聲明之余時司分按之役亟錄其副而藏焉

朝廷頒諸學官若劉煦舊唐書與歐史並列彭公謂既有薛史補注之舉似可輟筆遂不果作余亦擾於人事廢棄故業聞萍鄉劉侍郎鳳誥思踵彭公之志而亦未就甚矣成書之難成書而能傳之於後爲尤難然予心固未嘗一日忘此書也今年迫桑榆又嬰沈痼自分此舉已成虛願而前所購書中有徐氏補注五代史抄本頃理塵篋得之重一緝閱自通鑑新舊唐書冊府元龜歷代會要以至釋官說部識大識小莫不徵引或別有關係則另附案語信如檢討所云周見洽間無有剩義惜僅有帝紀十二卷而止既無檢討序又無作

者緣起并不載目錄惟徐無黨注一行後有崑山後學徐炯注補八字疑尙未成全書而十二卷以下覓之數十年竟不可得竊意檢討既見是書世間必有全帙豈但有抄本流播未廣耶吾願有書之家急謀付梓公之天下庶幾章仲苦心不至終沒爰識簡端且訟余過世有從事撰述毋若余之有初鮮終也

南北史識小錄序

嗚呼五代之際難言矣當典午旣亡天下遂裂而爲兩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業旣偏安世無令主澤未延三五世祚不及數十年君臣社稷易如傳舍戰國分爭以還流弊所歸古今氣運之變盡矣唐李延壽撰南北史究悉舊事依

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
一百七十年二史各八十卷唐書稱其刪煩補闕過本史遠
甚司馬光亦稱近代佳史雖於襍諷嘲小事無不畢載然
可爲後人採拾之助且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
穢之詞說者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秀水朱昆田檢
討彝尊子也能文章尤邃南北兩史之學撰識小錄其十五
卷擷菁英漱芳潤有名語可采者識焉有紀事涉異者識焉
直書原文不稍割裂雖意務新奇僅以資詞人漁獵之學於
史義無取然不失著書良法爲藝苑枕方使讀者見之其興
廢得失未嘗不瞭然指掌小不遺大卽謂之有關乎史而作
可也前年余在桐鄉讀歐陽修五代史以其卷帙稍簡意竊

其義作五代史測蠡卒未果反復此書愈服作者裁定之不苟向者區區之心憊然廢矣書觀之嘉興向無刊本借抄成帙闕者補之冀他日以昇梓焉或曰非昆田一人之爲海昌查某贊之也佚其名故不傳

論語束修說序

同里臧君在東博聞彊記說經專宗兩漢一義未安必求其是而後已嘗輯鄭氏論語注二卷於自行束修章采用後漢書延篤傳注謂束帶修飾卽鄭氏之言竝引伏湛傳自行束修說無毀玷注自行束修謂年十五以上爲證顧世所列於學官者何晏集解朱子集注而已集解引孔傳言人能奉禮邢氏以十挺脯疏之朱子宗其說近皇侃義疏出亦主脯言

且謂孔注雖不云脩是脯意亦不得離脯故天下童而習之無不知脩之爲脯十脰之爲束而束帶修飾之說遂晦而不彰今臧君獨申已是人不能無異辭馬謂曲禮委摯而退正義童子之摯皆用束修見古之從師取友皆以束修爲摯而約束修絮未嘗不包舉其中合鄭朱二說而通之者錢塘盧弓父先生也謂束修字宜從說文本訓束從口從木本訓束縛而通爲檢束之束脩訓脯從肉修訓飾從彡古人取同聲之字相訓故以修訓脩若從李賢注但當云自束脩以上行字卽爲虛設者洪稚存也右臧君與諸君反復辨論者顧子述也懷玉按注中已上明明卽釋經文已上似不必更生支節又尙書秦誓如有一介臣孔傳曰如有修束一介臣正義

曰孔注論語以束修爲束帶修飾此亦當然然論語孔注言人能奉禮是作脩脯正義孔字似鄭氏之譌李賢以束修爲束帶修飾又引鄭以證則束帶修飾乃鄭注論語之文賢以束修爲正解故約采之而不著所本以謂年十五已上句爲餘義故更稱鄭論語注以別之其實皆鄭氏之說非賢創解且一介謂一心耿介王肅云一心端慤尋秦誓上下文義卽孔傳束修本同鄭說是孔亦有時主束帶修飾言矣方盧先生初主吾郡講席臧君卽有是解旣而受業於盧門遂疑舊說之不當存者以質之懷玉而不知是固無傷也從孔義盧氏之說是也從鄭義臧顧之說是也洪意亦主孔而說有未暢焉記曰慎思之明辨之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

辨之弗明弗措也劉向治穀梁春秋子歆好春秋左氏傳光武於百僚畢會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高貴鄉公幸太學與博士問難極詳范蔚宗曰書理無二義歸一宗學問之道苟可自信雖父子君臣不妨異趣余故輯而錄之俾人知吾里經術之盛不爲苟同以求其是非務申已說已也既歷引舊說而以諸君子之論附後爲文八篇解二辨三書三勉行堂五經說序

古欵程魚門先生先君子執友也於學無所不通早歲窮經爲詩古文不傍門戶卓然必軌於中正乾隆乙酉懷玉年十九應試京兆時先生官中書舍人與先君子同寓於宣武坊南之一經齋每有所作輒以相質嘗爲先生作投桂林相國

五言百韻頗邀許可是秋落舉南還先生以詩送行慰勉備
至至今五十年此景依依猶在目也庚子春懷玉由

召試一等得入內閣是冬入都以通門子修後進禮先生一
見甚喜勤懇之意見於辭色因得備悉薇省掌故嗣後諸老
宿有文酒之會嘗預末座時先生詩已刻一帙文則欲假抄
而未果辛丑冬臯湘衡尙書巡撫陝西知先生貧自秦中作
書相招欲往而未果初先生艱於息已立兄子瀚爲後至是
舉一子長年同人作詩賀之以長年二字爲韻未幾懷玉乞
假南歸迨癸卯冬入都先生則於前一月已赴臯尙書之約
明年夏歿於西安節署是歲懷玉亦奉先宜人諱自此人事
乖迕兩家之消息遂無由互達矣嘉慶癸酉余主關中講席

之二年時已久嬰末疾忽有款門通刺者則先生之嗣子瀚也坐定問訊則以縣丞需次陝西時方從里中來而長年且早得痼疾而廢矣自此數數過從每以家貧無力不能哀刻遺稿爲疾先生於五經皆有撰述易有知止編書有今文釋義古文解畧詩有毛鄭異同考春秋有左傳翼疏禮有禮記集釋今俱在其門生謝祠部振定處家刻詩版已沒於水詩文全稿則畢尙書嘗許代刻後竟失之遂不可得然薈萃所餘及說經之書尙有數十百卷非大有力者無能爲役先生於世詩名最重人慕先生詩過於慕先生文而說經之書則鮮有及者蓋所託愈高則知者彌寡也乃告瀚曰表章先人意固甚善然羸弱之子欲與賁育鬪勇勢有不能無已爲先

路之導而使後有所繼耳故與其刻詩莫如刻文與其刻文莫如刻說經之書說經之書多則請先刻說經之書之序使世有同志見之安知他日不爭助剞劂由經及文由文及詩以復大觀而成先生之志乎僉曰善遂述其言於前簡且記夙昔見知於先生者以志沒存之感焉

知不足齋叢書序

古書皆竹帛自漢以來始用紙古書皆卷軸自唐以來始用冊紙與冊雖日趨於簡然必繕錄繕錄則不能人人徧給終唐之世得藏三本者自秘書省正副貯外惟華原柳氏有之開成初遂有五經雕版天福八年始以印本進於朝於是利用徧天下至宋而學舍坊間幾於靡書不刊矣致之既易傳

者宜多乃漢晉之執文至隋唐而淺軼隋唐之經籍至宋元明而漸亡者秘之而不知所以公之聚之而不知所以散之也富家右族矜插架之備廢閣不觀其號爲知書者遇一難購之本緹縹十重躬加題帖一則曰子孫慎守再則曰毋以借人卒之矣朽蠹斷失其所歸名雖珍之實與甌覆燼投何異鮑君以文識曠行高自其先人卽嗜墳籍君復勤蒐遐訪積數十年家累萬卷丹鉛校勘日手一編人從假借未嘗逆意既又以其異本刊爲叢書曰物無聚而不散吾將以散爲聚耳金玉璣貝世之所重然地不愛寶耗則復生至於書則作者之精神性命託焉著古昔之嚶嚶傳千里之恣恣者甚偉也書愈少則傳愈難設不廣爲之所古人幾微之緒不將

自我而絕乎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鑿井思其書之不能
久聚莫若及吾身而善散之也鮑君於是乎遠矣特錄書流
布類有力者之所爲君產厯中人節縮以供剗厠慮或難繼
豈知聲色狗馬飲食博奕之屬可以損其貲者多矣彼好之
者猶甘徇而弗顧君亦行其所好而已安能鯁鯁過計哉玩
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財
是固未嘗以彼而易此也夫登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
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今知不足齋之名徹於

九重其書塵於

乙覽海內藏書家已無不羨其食報之厚使聞鮑君聚散之

說當益惕然於古書之不可以無傳吾知伏梁暗檻之儲將
接迹而出君以梨棗壽古人世人必撫叢殘而尸祝君矣

墨海金壺序

類書列於四庫者以虞伯施北堂書鈔歐陽信本藝文類聚
爲最古信本在初唐伯施則猶未入唐時作也終唐之世繼
而起者率以二書爲本宋初詔李昉等撰太平御覽所採書
至一千六百九十種蒐羅浩博至今爲考據淵藪然皆蒼萃
而成或稟承於一人或裒集於衆手古書之全豹則莫之能
窺而古書且日佚而不可見矣宋左禹錫爲百川學海元陶
九成爲說郭始列全書可稱盡美而學海不先六經說郭多
非足本後之攬者未免猶有遺憾若夫近世剞劂之善採摭

之富實有裨於藝林者其唯毛氏子晉乎毛氏經史之外所刻頗多而彙刻古人全書津逮秘書十五集尤膾炙人口予少時猶屢見初印今聞板已漫漶購之頗難常熟張君若雲子晉之鄉後進也少而勤學長益知名自其先世已多藏書及君而涉歷彌廣嘗病津逮書真偽雜出且詩話題跋收亦稍濫取而刪增之廣爲二十集曰學津討源又以太平御覽爲類書之冠假影宋鈔本與諸藏本互校又至范氏天一閣抄其闕者補之然後付梓信乎鉅觀也乃茲復有墨海金壺之刻焉其書分經史子集四門所刻書凡一百十四種皆取所藏書中有關實學而流傳較少之本校而畀梓者也嘗怪世人崇尚小說有忽經史而愍置者又怪信古太過明知宋

板顯然之非而不敢輕易一字者豈知麻沙坊刻其破壞字體外譌文義有遠遜於今本之精核者哉君甫下壽遽歸道山間是書外尙有借月山房彙鈔金帚編續出先後行世其肆力於枕藉有功於載籍誠畢其生而罔倦也君嘗爲其配屈夫人作行狀述其言曰世人知積而不知散積書與積金其愚等也善夫君之此舉是散金之餘而廣書之傳也故兄子及孫皆孳孳爲學以先人之事爲事其寢昌之報殆未艾歟吾友張明經鐸夙與君善屬爲弁言予唯洪稚存編修孫淵如懋儲旣序其學津討源太平御覽子衰年痼疾幸復覩此巨編遂不辭而書其緣起如此惜乎精力已耗不克少襄警勸之役也

廣釋名序

鎮洋畢湘衡尙書與江處士叔澐取劉氏釋名參校異同是正繆誤有釋名疏證之刻於原書義例埤埴猶未盡善也每怪范史無劉熙名有劉珍傳云珍纂釋名三十篇辨萬物之稱號今釋名僅二十七篇而有亡篇若併之宜合三十篇之數珍與熙豈卽一人歟又吳志韋昭傳昭所上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因作辨釋名一卷薛綜程秉等傳或從熙學或與熙考論大義見諸載籍彰彰如是宜得以范史無傳而疑之耶故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皆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成國是書實與許叔重說文解字並爲漢人小學之祖願爲

說文之學代不乏人而羽翼釋名者頗尠此昭文張子月霄
所以有廣釋名之作也張子家庭孺染學有本原少小治經
卽以訓詁爲重於釋名用力尤勤六書並列獨主諧聲得制
字之義也採書以漢爲限疆界之嚴也依類推之增所未載
補原書之罅漏也引逸書至百二十種旣徵援據之博且有
功於亡佚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又能實事求是何以臻
此哉不宣唯是張子治經之外兼攬藝文於歷代作者靡不
蒐討方有金文最之輯蓋本公羊傳會猶最之意言其薈萃
之富也昔姚氏鉉有唐文粹呂氏祖謙有宋文鑑蘇氏天爵
有元文類程氏振有明文衡皆早入四庫獨金源之文闕如
每以爲憾今張子成之行當上邀

乙覽下惠藝林爲姚呂諸家嗣音而與元裕之中州集其垂不朽矣張子年方壯他日見聞彌擴著錄遞增則廣釋名一書其卽爲羣書之嚆矢乎

碧血錄序

烏虜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宦寺之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淫刑毒痛海內東漢桓靈以還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風旨者不過年修段類輩一二儉人明則閣部重臣封疆大吏實諛諂爲爪牙而稱義兒者接迹於閹門矣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標榜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矯誣先聖有請歲祀逆閹如孔子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

爲改容明則儼然冠紳甘戕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裊如
充耳矣起立第宅豫作壽家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猶有破之
者明則陳符瑞讓邊功請建生祠跪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
愈出愈奇使無數君子指挂其間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人
心漸滅尙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客首紀
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次附天人合
徵錄而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爲有心人矣方諸君子被逮
納索餽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有然或感恩知己傾倒
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子身入都濶跡輿僮傳其筆札以微倖
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爲而爲之者邪惜乎身處末流雖晚
天文兵法未得見用且并其名沒不傳也聞嘗思之汪文言

之獄始於天啟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離難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短祚諸賢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乃天厭明德假手童昏迨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實主之彼星紀告戕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錢塘盧學士家鮑君以文將鐫以厲世問序於予予惟東林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繆李實居其二提騎過常州士民憤擊一賣蔗童手蔗刀齧其肉啖狗名雖未彰事與五人竝烈逆祠遍寰宇吾郡以知府曾仲含先生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者實出九州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鄉之後死數典不忘迄今猶爲神往也旣應鮑君屬因併書之諗後之居是邦者

毘陵節烈編序

自劉子政作列女傳蔚宗卽本之以入史然東漢列女十七人其以烈行著者合孝女曹娥叔先雄裁得七人劉長卿妻夫死子天豫自刑翦以明志沛相上奏高行縣邑有祀必臚由此觀之婦人女子苟能成仁取義較之須眉更難官斯土者所宜獎勵人倫舉應祀典生是邦者亦宜闡發幽隱傳示來茲也常州素稱望郡忠義之士代有其人卽巾幗之視死如歸者亦復不少郡故有節孝祠而烈無專祀乾隆二十七年錢先生人麟始請於官就忠義祠東隙地建祠祀唐以來之節烈凡一百五十八人嘉慶五年先君子與郡之薦紳請春秋一體致祭竝集貲添建祠宇十三年郡人又以增祀之

主補請入祠於是規撫畧備姓氏燦然毅魄貞魂可泯怨恫於泉下矣是役也成於衆力而初終罔懈厥惟汪君和鼎湯君貽典吳君寧澗三人初錢先生嘗各爲小傳後人歷久遺失貽典考次所知爲節烈二編與和鼎寧澗互相參訂其死於孝者竝著焉則蔚宗錄曹娥叔先雄之意也書成丐予爲序予維節烈之顯上者焜煌正史次或流傳志乘次或私爲撰述使後世讀其書想其行事此中蓋有幸不幸歟常州所轄八縣天下之一隅耳然已有湮沒無聞及厯畱姓氏而莫能舉其事跡者而況四海之大古今之遠哉抑予更有請焉節烈之有祠因忠義而及也旣詳稽博采靡濫靡遺矣而忠義祠則有可以不入而入者若勝朝殉節諸人

國家表章唯恐弗備迺鄉黨應祀之位反多闕軼故每徘徊
祠下輒愀然不安尤願與二三有心人亟起而補正之也

重修武功縣志序

代

武功爲秦中一隅實有釐之故封三輔之名縣山川控帶人
物輦起而舊所記載畧無傳書迨明正德中康氏德涵始以
才人之筆創而爲志有功於桑梓甚偉一時藝林翕然稱之
然成以匝月則太速約以七篇則太簡故其中罅漏或有不
免今考其書往往以濟西子斷之且曰余不知詳與畧猶望
後之君子繼而正焉則固康氏一家之書欲待後人論定者
也入

國朝三經修纂於康氏原志不敢遽加訂正殆非作者之初

心矣嘉慶丁卯某承乏茲土屈指八年上距乾隆辛丑最後
續修之歲亦三十四載幸年穀順成自公多暇間與邑人語
及修志士民皆踴躍樂從苟不及今蒐葺則見聞日遠文獻
無徵非守土者之責歟善乎鄭漁仲之言沈州可移而沛河
之沈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故地理者
郡縣之眉目也明乎此而餘可遞推矣吾友諸城王君森文
精於地理之學嘗從會稽章進士學誠游生平撰述首嚴體
例今幸同官一方因得延與共事又鄉先生孫檢討景烈舊
有邨封聞見錄徵引繁富足資采摭久而漸湮乃從其孫奕
塏購得之觀其自敘言武功沿革自康氏作志得其實者半
失其實者亦半則檢討之意本欲補正遺誤先成此錄以爲

作志緣起惜乎中道而卒也于是據依孫錄參以三次遞修之本其在乾隆辛丑後者則憑紳耆之採訪續入人物不分子目以姓統之使淵源相接或單門特顯則另附見世德之來有自也節婦共得五百餘人分十鎮以該之見風俗之厚雖生長巾幗類能端操不爲鄉曲所囿也官師則由正德以來廣爲稽覈仿史書表體按年備載有政治卓卓者別爲立傳義主有褒無貶蓋善善欲長事固異乎史家之彰瘡也是編倡議于嘉慶十八年秋及冬告成所取資於先正者卽封聞見錄一書居多獲益於同志者則王君討論潤色之力也志仍七篇之遺而名曰重修異夫後志續志相沿之舊也前序十一首稍嫌蕪冗汰存其三俾後之閱者瞭然于遞

修之梗槩焉

學海文錄序

乙酉秋於京師莊景炎寓舍見所著學海文錄思寫副本而
未果也繼余南歸景炎亦走西粵往來於懷者久之客歲復
游都中過管上舍緘若緘若手以示余曰此從莊君許假抄
者欣然攜歸屬匆匆南下書遂戔閣今春乃得畢所願焉是
編從王厚齋玉海藝文中錄其經濟之要也厚齋學本真文
忠公旁通百家諸子之說當宋末流立朝侃侃以挽天心作
士氣爲言劾留夢炎忤賈似道卒能辭職家居著書二十餘
年而死庶乎明哲保身不失令名者與生平著書不下三十
種玉海一書尤稱賅博宜乎景炎緘若汲汲從事於此也嗟

夫今之學者僅矣老師宿儒奉扶寸墨程爲瑤函秘笈帖括之外目不他視至斥詩古文爲散作值鄉會大比視八韻試帖已不勝艱窘幸而驟躡巍科雌黃妄下并所爲帖括之學棄之耳雖然事亦何足深怪厚齋之言曰今之習舉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然則當宋之士習已然矧以責之此時乎余去歲入都屏跡邸舍兼之沉疴累月倦與顯者還往自管吉士幹珍外唯與二人者過從二人固知名士頗能徵求根柢爲經濟有用之學非繡其鞶帨務爲容悅於世者今景炎遊山右緘若客山左余則伏處里閭踪跡乖離俗緣攪擾追思前行身與願左豈唯遠遜古人亦甚慚於良友朋之步武也已書既

裴爰志其離合於首若夫學問之淵源作者之旨意則緘若
詳之矣余不贅云

讀雪山房唐詩鈔序

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詩操勸懲之柄一代之正變四方之風
化繫焉故其義與春秋相表裏三百篇經宣父釐正列於六
經漢魏以來人自爲集而古今之體咸備稱極盛焉故言詩
者必宗唐假令擇焉不精則又無以示人趨嚮是又貴乎選
詩者之擷其蘊也英靈國秀已有以唐人選唐詩者繼此而
作代不乏人見淺見深要皆得其性之所近欲求犁然各當
於人心者殆憂憂乎其難之康熙間

朝廷有全唐詩之刻然披卷若大水之涉而購書非窮巷所

能迨德清徐侍郎倬續進全唐詩錄已簡而便覽矣讀者猶
苦其難竟此侍御管君韞山又有唐詩鈔一編也君工文海
內傳誦而尤遂於詩詩不苟作作必言之有物聲情沉鬱寄
託深遠所謂暢懷舒憤塞違從正者實能寢饋唐賢非徒襲
兒似作優孟衣冠又非務矜虛響如琴瑟之專壹而不能終
聽也自公之暇輒有所鈔既序其原委又著爲凡例以自道
其所得其若干卷度之於家君之子學洛始刻而廣之於是
遺糟粕而咀英華作者之面目傳選者之性情亦出使人繇
此進焉可以端厥趨而無悖乎四始六義之旨矣余嘗欲哀
唐宋金元明詩凡有關於懲勸者錄之取亡而不亡之義曰
五朝詩存斯事體大綆短汲深日月易逝遂乘夙願今讀亡

友遺編不禁爲之感且慙也

釋譜序

三代盛時士志聖賢之志師承悉軌於正豪傑之士則雖無
觀感亦興洎其衰也百家竝起爲楊墨爲莊列其說也有開
佛敎之漸者所謂豪傑亦多就其性之所近散入焉而莫知
其誤漢武元狩中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獲其金人帝以爲
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燒香禮拜而已張騫使大夏還傳
其旁身毒國有浮屠之敎時海內猶未信了後漢明帝夢金
人飛行殿廷傳毅以佛對帝遣蔡愔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
範得經四十二章且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於是
中國始重佛法其法世輕世重梁武崇尙特甚魏太武則破

滅之開皇初天下所寫佛經至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其間名僧輩出往往有聞於時然或西域偶來或東土崛起非確有授受可以指名求其卓然爲震旦之宗者則要以達磨爲斷此吾友史君和叔釋譜之所繇作也君念釋氏於其徒視猶子孫子孫之入譜賢否竝列此則采錄惟謹必臻盡善而後止君在成都嘗遍閱大藏此則意主簡嚴辭無袒護大旨以指月錄宗統編年爲據凡二十卷分其門爲七曰祖系自七佛至二十八祖也曰支表自達磨至臨濟曹洞之類是也曰標目自應化聖賢至諸師諸宗而以居士比丘尼附後也曰傳畧自七佛始至居士比丘尼之行實也曰雜錄錄傳畧所未載附以諸禪論也曰時徵時有興替徵歷代紀載有關於

釋氏者也曰譯梵翻譯梵書名義也其用心可謂勤矣書成屬子敘之子昔奉先宜人諱讀禮之暇亦嘗覩涉內典顧賦質駑鈍又以俗緣擾之輒復弃去惡足以塞君意然知釋雖淺而知君則深也君少負異才有不可一世之概迺困於有司以老今年逾七十酣飲健飯神明弗衰諸子讀書力田各務其業而君結習未忘猶以客授爲事或曰君之爲是書其得力於釋溺而不返耶抑佗僚無聊有託而逃耶而不知皆非也君固服儒之服誦儒之言行儒之行者也胸次夷曠豈屑以升沉忻戚累其中誠以三代而後儒風日衰奇材異能之士君不能收爲用師不能端厥趨轉爲彼教羅致而彼教遂大有人卽章甫縫掖者亦爭慕效之相率思遷忘其所固

亦有生齋集卷二
有與其撼之無益羣且譁以爲恠何若歷遡源流使讀者自明其得失是則君之隱也君聞之當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乎

花間集序

詩餘向非大雅所尙操觚者卽從事於此亦多未究其津逮得其正聲不免數典而忘祖矣梁隋間已昉其端而太白輩紹之盛於宋颺流於元今之作者非過爲亢激則失之淫靡又音節多弗諧胥失詞之本旨然則爲詞學者舍花間安屬哉集爲孟蜀趙氏宏基撰宏基官衛尉少卿其撰次十八人自蜀之士大夫外非仕石晉卽仕南唐南漢當兵戈倣擾之後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

之罪有足多也五季風氣卑靡文章猥陋不務正體而特工
詞歐陽迥相蜀雅善長笛後在宋太祖常召便殿令吹數曲
以中丞劉溫叟諫而止太祖因歎曰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迥
至宰司尙忍習此宜其爲我擒也蓋競以是相高不特吹絢
一池春水與小樓吹徹玉笙寒形諸諧謔而已雖然古人名
一藝以傳世行遠必其精神相貫注當其興會所至足以繪
物色而驗性情詞雖小道乎其入人也亦深矣余素不工詞
比年來見友朋習此輒戲效之以爲挽其弊非茲集不可惜
藏書家不數覲坊板間有之又多缺謬爰出家藏舊本公諸
同好吾聞宋初郡將監司僚幕之行例以此贖旗亭驛館人
攜一編何其韻也中葉以還盛事莫續紹興中晁謙之嘗刊

之志舊迄今數百年風流文采猶可想見況衛尉吾宗也而使之湮沒不傳非後起之責歟是集之出使讀者知詞之源在是卽因是而返之大雅不難則於訂譌舉墜之中寓一變至道之義非徒在詞學爲先河後海也集十卷計如干首

校刻獨孤憲公毘陵集序

敘曰習爲纂組詎知麻枲之有功長於蓬艾難語皋應之合制文章之道何莫不然故尙藻績者目不眴典謨矯侈靡者口薄言騷雅硜硜之守其失維均不爲沂沿恐昧流別有唐之興體凡三變天寶而後大歷以前燕許云徂韓柳未盛則蘭陵蕭功曹趙郡李員外與常州刺史獨孤憲公實比肩焉蕭雖忤於權門李乃汙夫僞命揆之文行未免參差公則讜

直著於朝宁愷悌洽乎方州凌轅四君祖述六藝孝經一卷
首志立身孔門諸科幾得具體此其可貴一也唐世文字存
者寥寥苟有聞見亟宜購訪而茂挺之作廩收於什一遐叔
之製尤掇於零星殘篇軼簡人以爲病公則首尾廿卷尙符
唐志靈光之殿歸然獨存積玉之圃浩乎無涘菁華所鍾神
物加護此其可貴二也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學者
仰之不知昌黎固出安定之門安定實受洛陽之業公則懸
然天得蔚爲文宗大江千里始濫觴於岷峩黃河九曲肇發
源於星宿此其可貴三也琴瑟專壹聽者思遷性醪曰陳食
者生倦求其相濟事在兼長公則猷升邦國言炳竹素識大
識小亦元亦史語其矜貴明堂清廟之儀迹彼脩遠青山白

雲之概惟明斯融雖淡不厭此其可貴四也然宋槩既失未
聞續雕石渠之外世罕傳本是集從歙縣鮑君廷博假得爲
長洲葉氏奕所藏明文定寬在東閣時錄出之本也葉以
趙氏吳岫本馮氏曹甲本互相參校自詡完書披覽甫周譌
舛百出病餘多暇悉意勘警落葉漸掃珠船屢獲原集之外
復得公雜文如千首其謚議誅傳有涉於公足資攷鏡者並
附篇後於是已三免譌夏五少闕永嘉本出人無違讀之勞
宏農帳深容見不傳之秘矣夫浚儀社古形圖去官峴山碑
高涕隕行路乘彝攸好靡聞今昔維公盛德克紹前軌故植
檜已朽見蔽芾而如逢召公降露無庭對膏雨而猶思郇伯
矧夫譏述彌足珍焉余之爲是刻也亦使人知遺愛勿替廉

更可爲身登九列不若沒世有稱裝累萬金不若名山藏業
後之司土同致辨香學優仕優咸有所勸匪徒表章篇翰蒐
輯叢殘苟侈山淵以恣采伐而已

校刻斜川集序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寡康熙間有

詔索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真自餘贋本大
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竄其集以欺世東
南士大夫家置一編而不覺近日蜀中有新栻斜川集亦龍
洲道人作也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士蘇齋修東坡先生
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
出可以證諸贋本之非乃取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

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以爲耿耿越六年丙午客授桐鄉偶
語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錢塘吳麗煌錄寄喜極
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以文復益以遺事若
干則於是首尾畧具雖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
睹矣夫人情於不易見之書則尤思慕弗釋必力購得之而
後快矧祖考名德奕世稟承其文爲史傳所稱其行爲家庭
所誦光靈未泯簡冊亦神宜爲世如何珍重哉今觀其詩文
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
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
或不在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軾軻道死不獲措其
蘊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然而四庫之積浩如煙海君

文於其間直一稊粟耳沉晦伏匿至六百數十年而卒顯於
右文之世不可謂非幸矣是集箸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
陳氏書錄解題馬氏通考卷數皆同茲從大典所錄殘佚之
餘厘釐六卷乾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間作輟涉冬而後厥事
商榷警勸以文一人而已

鴻詞所業序

古今設科之廣莫甚於唐自顯慶至於寶歷見於高似孫登
科記者厥科六十有三開元十九年始立博學宏詞之名天
寶十三載乃有詞藻宏麗之目培其質幹不廢葩采法至美
也宋王介甫奏罷詩賦專以經術取士呂惠卿因之以罷制
科求之彌高應者轉陋哲宗紹聖間復置宏詞科南渡以後

舉行頗數卒收四明王氏其人焉有明取士意非不厚稽其積弊約有二端三冬可用俛首程墨一命旣拜高議性天舍阡陌而守困倉指盆石以爲沼島雖有賢者或難免乎

國家稽古右文循名責實謂殊科之重未可屢行謂通儒之難必求兼副康熙己未

詔開博學宏詞科一時人才遠出唐宋蕭山毛氏秀水朱氏竝生湖中尤號淹貫逮乾隆丙辰爲

皇上御極之始踵興是典多士向風故編修仁和杭大宗先生寶預其選焉先生少誦萬言暗識三篋方中乙科卽應分校之聘及歸田里一意著書非枕之餘燦然有述與天台齊侍郎召南齊名兩湖蓋遠而四明近而蕭山秀水流風播染

有未沫爾所窺道古堂文集旣家置一帙今令子賓仁復第
其外集如干卷問世而以鴻詞所業冠之榮

眇遇志發名也表事之淵析理之會篇章雖寡徵引畧備夫
操千曲而後審音觀千劍而後識器臨江而釣終日不能盈
羅雖有鈎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媼之數猶不能
與網罟爭得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
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爭多何則以所持之狹也奈
何挾扶寸之籍耗百年之期以爲至德要道在是終其身不
敢旁鶩哉賓仁先生少子貧而遠客獨汲汲以表章先業爲
事能知所先此謂務本名父之後加人一等矣

炙硯瑣譚序

吾友湯君緯堂少有奇氣未冠卽以詩文名凡圍棋握槊六箸二枰絲竹曲解之屬世競慕尙以爲非是不能諧於時者君悉泊然無所好友朋過從之外仰屋著書雖歷宰繁劇案牘雜陳未嘗一日輟業晚官海外無書可觀省記所及簞炙硯瑣譚十二卷補遺一卷攷鏡是非揚挖風雅人有一辭之善輒采錄之發潛闡幽非徒鈴說已也乾隆五十一年冬賊起臺灣鳳山失守君杖節死事越二日賊舉縣治卷籍將雜燒之君所親王子承松避難縣民吳世芳家以賊於居民不甚疑忌屬世芳竊取付君門生吳克達匿去及鳳山再陷克達全家他避賊始取爲然火之筐蓋閩中造筐多擘紙纏竹傳之以膏使易然也事平克達歸檢之匣存第十卷其補遺

一卷則君生時乞華亭徐祚永點定故免於燹王子旣攜歸
示予復從里中得初稿數帙參閱之刪其複沓釐爲三卷初
念卷帙太簡若令孤行恐仍湮沒欲附歙縣鮑君以文知不
足齋叢書以傳會其家多故遲之兩年未及付梓辛亥冬以
文以其中尙可汰減復寄商定未浹旬而以文家失火所藏
梨棗半付六丁是書屢屢獲免可謂幸矣烏虜古者文章忠
義咸本志性自末俗工於藻績岐立身而二之遂有才華素
聞臨難苟免者後世愛其才未嘗不嫉其行至於貞臣烈士
詞翰所貽一鱗片羽無賢愚竝知保惜則秉彝之好固未全
燬於穹壤間也況大節彪炳近在吾邨平生譔述幸而出自
餘燼再免於祝融回祿之災此冥冥中實有呵護存之者不

俾永其傳非後死之責乎諸人存書之功有不可泯故并著
顛末以諗君之子孫

雙蔭堂奏冊存藁序

馭遠先生自辛卯通籍官翰林者十五年四庫書成始終預
校勘之事於時海寓又安太和翔洽

朝廷典禮頗仍詞館例有奏御之作每上一篇輒邀

磨賞人或以此相屬濡染大筆累十數紙不能盡各當其意
而後止故公卿間皆翕然推之自餘譔作猶不下數萬言也
頃解官歸湖口先裒其經進之文得如干首曰雙蔭堂奏冊
存藁爲賦爲詩爲頌贊爲表記歌銘序跋樹格必新選辭必
創通三才之故成一家之言而尤善排比前人文字以組織

之如已出所謂蘇許公於敘事外爲文章者庶幾近之彬彬乎是道之大觀也夫序行述志褒德顯容自漢以來亦至賾矣文或工而位不稱名或重而時不偶然猶膾炙人口炳諸載籍況身際

景運懿燦隆茂千載一時而又出入承明簪筆侍從得以導揚盛美傳之無窮也哉某聞之昔廬陵周文忠在翰林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生平著書八十一種編其集至二百卷然史稱其結主知與孝宗之所以美之者曰不迎合無附麗而所嚮往者則其鄉人歐陽文忠揚忠襄胡忠簡也文章之外意果有居乎先生性磊落流連觴詠不以升沉欣戚動於中今將歸省二親以致其愛日之慕湖口

古彭澤也訪松鞠之故居樂琴書於暇日其有浩然之志乎
然年方彊仕不能不爲東山之出亦願師承家法續其鄉先
賢以益公之心爲心毋僅冠一時詞臣而後已爾某鄙陋不
足以語文辱有知己之感故畢其愚如此

子 昶

姪學彭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二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三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序

讀孟居文集序

康熙五十年先尚書主順天鄉試同里蔣東委先生實魁其
經一時有得人之慶先生治經遠於孟子以文章名海內懷
玉碧齋卽耳熟焉乾隆辛巳懷玉年十五塾師爲毛先生今
吾陋曹輩墨守制義獨喜爲古文辭嘗曰始吾雖涉其藩中
歲得蔣先生指授乃益進異日繼斯傳者將以屬子越二年
先生子御史君歸里御史君宏獎後進懷玉首以詩文見知
質奇析疑言必稱家法以是雖未及從先生遊而緒言餘論

竊聞久矣先生初爲文頗夥晚年自定屢如千首御史君欲授劄劄而未果今先生孫齊耀將梓以問世且以序誣諉懷玉受而讀之而知先生之文之工大要歸於絜也先生汎濫百氏而折衷孟子於唐宋諸家無專似凡天下事物之情狀以至一長一技苟可通其意於立言者無不探索至再性矜慎未嘗苟作必有見於中又數易棄後已故引喻設義波瀾叠生一如人人意中之所欲盡而不知研術練辭蓄之深而成之如是其難也官松江教授四年卽罷歸年八十餘猶日手一編寒暑疾病不輟讀集中東圃惜日諸篇可以想見其概夫天旣阨窮其境而獨豐之以年更歷歲月俾專力致志於一途雖中人薄茲猶有表見矧託文章學術爲性命者

欲其弗傳於後得乎然則世皆爲先生惜吾則爲先生慊也
懷玉謏陋寡識何足與於斯道以縵世通門及生平私淑有
在不敢以不文辭特念毛先生與御史君已先後歿謝茂由
起九京而質之是可慨爾齊耀御史君長子汲汲以繼述爲
事於懷玉交尤厚焉

王侍郎述菴文鈔序

今海內搢珮之士其趨不出二端曰訓故之學曰詞章之學
通訓故者以詞章爲空疎而不屑爲工詞章者又以訓故爲
偃仰而不願爲膠執已見隱然若樹敵焉夫董生揚子奧於
文於經未嘗不深匡鼎劉向遠於經於文未嘗不茂彼好爲
異同交相訾議必其中有所歉淺之乎窺古人而意猶未盡

融也若去二者之弊又克兼二者之長則世頗難其人而人且宜以爲法吾於青浦侍郎王先生見之焉先生年逾三十成進士又三年以奏賦授中書舍人入贊機庭出參幕府荷朝廷倚畀之重躋位卿貳雖事務殷湊戎馬倥偬無一日廢書所過名山大川窮極幽阻暇則與賢士大夫相劇鏃凡可_以爲文之助者是非得失悉以自鏡蓋數十寒暑於茲頃始定其所爲述菴文鈔二十卷見示曰昔人有言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傳之與否殆有命存予文多爲人代草亦有出自他手而傳予名者今皆不敢闌入先後掇拾如是而已懷至受而讀之其攷古也嚴其尚論也嚴其扶獎人倫也力其摠發性情也摠國家之掌故與邊防之利病皆灼然洞本末

自名公鉅卿以達通人宿儒志狀之出類得一言以爲華碑
版流傳照耀四裔可謂盛矣先生治經宗鄭君雅好金石文
字著錄之夥幾於等身又稟集平生師友詩文以行於世自
其少時卽以說士爲己任旣通顯有一藪來謁輒津津樂道
弗置初不設畛畷於胸故人多樂從之遊夫取於人以爲善
善莫大焉豈直爲文云爾哉世之膠執已見交相訾議者讀
先生之文必將驚其浩博服其精審心折意消有不可及之
歎以爲是真能合訓故詞章爲一而非偏於習尙泥古而未
融者可相提並論也懷玉謗陋不足究先生文辱知愛謂可
與語敢就所見以相質焉嘉慶元年春正月

存素堂文初鈔序

文章之道各聽人之自詣而非有限之者也然處崇高綏厚之地欲與老師宿儒白首佔畢者爭其長於一日則勢有所甚難何則窮而下者枕藉經史舍是無它嗜好故得爲顯門名家達則官守勞其心紛華蠱其志縱汲汲於古而奪之者衆其難一也窮而下者自治其業而已達則操陶冶之柄當以衆人之文爲文而未可私爲一己之事古公卿說士之甘不啻口出而天下奉爲宗匠苟聞見有未周精神或稍怠則舛望多而令名遂損其難二也窮而下者同類切劘人樂攻其短達則分位既尊貢諛日至雖其儕列亦不敢遽肆譏彈故有失而終身或不能自覺其難三也凡此者勢爲之而實已爲之也若同年時帆侍講則不然侍講少通籍入翰林陟

歷滯要手未嘗一日去書於當世賢才若飢渴之於飲食又抑然自下雖以子之謏陋寡識每有所作輒殷殷相質必求其是而後已蓋人所謂難者侍講皆視之易易所以昌厥文者至矣頃以所著存素堂文初鈔見示讀之則氣疏以達言醇而肆意則主於表章前哲獎成後進居多侍講詩近王韋文則爲歐曾之亞初之云者不自滿之辭其卽日進不已之幾歟匪特此也學問之益固繇業之專取之博受之虛而胸次不超戚戚者適足爲文病侍講則一官學士再官祭酒或得或失泊然不以介於中是又泯窮達而一致者矣於文乎何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願侍講之勉其所終而毋忽其所難而已

心房近藁序

易曰修辭立其誠語曰辭達而已太史公之才如長江大河
浩瀚千萬言不知紀極而稱之者曰峻如司馬又曰參之太
史以著其絜可知文章之難不於浩瀚千萬言而難於峻與
絜也或乃搏摭奇字夸多鬪靡使人望而生畏徐叩其中實
枵然無所有是欲昌其文文之道且日趨於晦吾嘗持此語
人人之不河漢子言者蓋屢矣比年來數過桐鄉金氏金氏
授經師爲李子蘭友與予听夕一堂一日手其尊甫晴川君
遺文曰心房近藁見示凡四十餘篇篇之長者不越五百字
而精言至理類基於誠主於達畧於可傳後已君之考嘗視
兩淮鹽政君生長華廡讀書外泊然無所好泊家中落常依

親串客淮揚間所交皆知名士屢困場屋以諸生終今讀集
中治河表序及論課子弟書知君非無意經濟者使其假尺
寸柄舉而措之固可徵諸行事卽不然置之承明著作之列
高文典冊亦將媲美古人而所謂浩瀚千萬言者吾知其必
仍歸峻與絜也而惜乎其皆不可得也君諱宗仁居秀水之
梅里蘭友名澧能世其學焉

林孟韓詩文序

天子人以性情性情不偶於俗則厄之天使人能文章文章
不逢於時則又厄之厄之小者貧賤之疾病之其甚者至於
夭折雖富貴壽考有時或與令名兼得而十曾不獲一二是
造物生才往往始厚之而終薄之也吾於長洲林子孟韓有

感焉今年秋陳子貞白謁選入都攜孟韓遺集見示其文曰
文編詩曰碧海集文祖六代津逮八家精者殆自成一子詩
出國風楚騷雕肝琢腎戛戛獨造不肯蹈襲唐宋窠臼必求
其似則近昌谷山谷二家所謂宜爲當時所恠不可後世無
傳者歟聞孟韓不喜作制舉文雖爲諸生非其所好嘗一應
省試遂攫沉痾年二十六竟以瘵死豈非性情不偶於俗文
章不逢於時之故哉使孟韓少卽登高科致通顯則奔走仕
宦此事當廢卽爲之而牽率酬應塗飾耳目以媚於世所詣
必不能如是之深由今觀之厄其境所以昌其學促其齡固
已永其傳造物薄之正造物厚之爾余年五十有三矣視孟
韓長且以倍出則碌碌無以自見欲退修其業而心志怫鬱

人事攬擾卒莫能遂未知炳燭之明其得與於斯道否也讀孟韓之詩若文而彌滋戚矣余不識孟韓因貞白知之又以孟韓知貞白取友之善孟韓固足傳而貞白表章朋故不以存亡易其交情爲尤不可及也

願學齋文鈔序

生千百年後而欲盡廢古人師承之學以伸己說與夫高談性命置名物象數典章制度於不問者宋儒或不免焉有明一代功名氣節所在有人及言學則多墨守宋儒無敢旁騖國初經學昌明湖中尤盛若毛氏大可朱氏錫鬯皆戛戛力宗兩漢顧毛氏意主攻擊失之太偏不若朱氏之較醇也嘉興李繹初先生爲武曾先生曾孫與朱氏居同閭黨耳目播

染蓋非一日其治經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不爲鑿空之論不涉讖緯之言謂易學難明而希夷康節流於方士故致力先自易始於詩則發明小序傳箋以至李黃王嚴諸家於書禮根據漢唐而規宋元人之失於春秋自三傳外參以啖趙纂例及權衡意林諸書而以胡氏爲非要之蘄合乎聖人之旨而止又謂三代而下惟昌黎直紹孟子陽明直紹昌黎二子胥兼體用足當三不朽而無媿於以知先生之所趨嚮矣先生學自主敬入當暑未嘗解衣教子弟造次被服必於禮法泊宰郎縣務以經術飾吏治自公之暇畱意溝洫嘗欲大興水利未及舉措遽罷官歸歸而日手一編至老彌篤懷玉巽遊梅里曾訪先生於家街謬辱知愛謂可與言未幾聞歸道

山欲一讀先生遺書而未能也今年秋與文孫慶伯同客揚州慶伯持先生所著願學齋文鈔以畀且索弁語自維謏陋烏足以知先生獨是康熙間說經雖盛其後已稍稍凌替當先生時老師宿儒兢兢宋學有訾其說輒揜耳卻走若將得罪於名教先生毅然弗顧大聲疾呼起而明之卒之今日無人不知崇尚古義謂非豪傑之士乎哉慶伯名遇孫克世厥業尤精尙書之學先生爲有後矣

空山堂文集序

古者仕學相需昌黎韓氏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世人岐而二之謂文章爲侍從之職非守令急務且攻乎此則性或迂闊而不達於政於是習刑法之名例謹財賦之出納者已翕

然稱賢卽雅敦夙好而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豈古人之言不
驗於今抑山之無本終不能媿隆於昔也滋陽牛階平先生
以名進士起家歷宰甘肅諸縣所至有殊績然未嘗一日廢
書余在都門見所刻金石圖服其精博及權守兗州識仲子
鈞始盡窺著述時空山堂文刻猶未竟旣去充鈞函書乞序
先生於詩春秋論語皆有發明文含咀百家而嚴於下筆其
言曰爲文三十餘年作墓表志傳未受人一字竄易又曰名
難得易失文易敗難工又曰以案牘爲文者古有之皆本王
法切人事中於當世之用自文移之用繁而文理衰夫已則
未信何以質人今而無間何以傳後其厚自期待者必其深
造有得非若緣飾儒術之徒多市心而寡實效也鈞旣稟各

體文復集其當官諸作曰宦橐以附後以爲先人立言不敢
意爲增損聽閱者之決擇而已蓋孝子之用心也烏虜禹貢
可以治河春秋可以斷獄周官可以致太平任牧民之責者
豈惟習刑法謹財賦而遂謂之賢哉讀空山堂文益信學爲
入官之基而勤於耕穫者之異夫繡其盤悅也

孟鄰堂文鈔序

吾郡之以古文明者自唐襄文後如邵子湘董文友諸君繼
起不乏而近時耳熟而心儀尤在農先先生與蔣東委先生
兩家之作讀孟居文旣於乾隆戊申序之矣而孟鄰堂文則
數十年來未得一讀耿耿至今今春先生曾孫通守魯生函
其全帙從浙中寄示且索弁言因畱案頭詳爲警勘然後歎

先生之學之於經史深也先生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多所撰述而雅不好周禮以爲國家之病莫甚於好貨是書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疑出於文種李悝吳起申不害之徒故王莽用之而一敗王安石用之而再敗嘗與齊侍郎召南論周禮往復十餘書不倦於史則有明一代尤爲貫弗其論惠帝也謂燕王之反與漢七國類而不類明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及其旣崩人人有帝制自爲之意則靖難之師咎不在惠帝并不必罪燕王直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又皇親國戚法司毋得擅逮終明之世親王有事祇遣內官則內官逮燕王同謀亦非惠帝之過也太宗

實錄言帝倚信鬪豎說非無自然中官出使暴橫因帝懲之
遂密戴燕王許爲內應促其引兵南下宦官之橫洪武時已
然特明祖法嚴而能斷故不敢甚肆惠帝寬斯禍結不解燕
王以其忠於己也益加委任子孫奉爲成憲雖偶有誅譴而
威柄旣遷不可復收馴至於亡而後已況文皇清宮內官多
誅死唯得罪於帝者畱則誅死內官必皆不戴心者又謂帝
文武諸臣未可輕議實錄多史臣粉飾之辭其論英宗景帝
也謂景帝英明非比子園忠肅之忠過於呂卻若景帝如王
直言卑辭厚禮遣使請和則徒博迎復之虛名必受議和之
實禍又謂林聰盛和將言朝賀事葉盛云今上孝友上皇盛
德兩官帖然安靜若益以言恐涉衆易疑無中生有若從盛

言豈有奪門之禍於奪門則以祝允明蘇材小纂爲謬而深辨錮南宮之誣至於易儲之說世多深咎忠肅不知人主骨肉之間豈臣子能預從諫如漢高而欲廢惠帝立趙王大臣諫諍不能得留侯亦僅以計沮之耳漢景廢栗太子爲臨江王竇嬰以太后從子爲之傅數爭亦不聽惠帝趙王皆漢高子臨江武帝皆漢景子尙溺情廢立矧懷獻爲景帝子憲宗爲景帝兒子乎忠肅雖號得君所言亦有不盡從者況東宮之廢立乎其不爲苟同而論務持平如此自餘諸文必皆準乎事理然後立言可以信今而傅後蓋邵董規仿古人或未盡離窠臼先生則空所依傍辭必已出蔣氏雖治孟子但取其法度周密先生治經則必究其是非得失豈不卓然爲吾

郡之文之冠哉懷玉不敏老而且病幸能卒業是編遂不辭
爲之序并采其略著於篇通守其速畀剗以竟前人未竟
之志使學者勿漫談經史而遠事操觚也

屠賢書詩序

言文章者其惑有二推積學者必曰老師宿儒夫誠者宿也
自宜執牛耳主壇坫若徒擁皋比高自矜許遇少年者與之
辨議則曰彼惡知之是少不更事耳人亦遂多耳食不深考
其胸中之所有而遽信之其果爲積學者與有幾又或卑貧
淹蹇轉以科目爲可鄙以爲是皆僥倖得志每春秋兩試闈
闈出下第者爭塗乙之訕笑之若無足當意迨日久志平取
前所訕笑而塗乙者俛首捧持以希其尺度凡此者皆惑之

甚屠君賢書弱冠登進士以詩文名蓋少年而科名者也今年秋締交於陳氏亦園君旋訪余於郡且以所著詩示余曠朗出塵時得神解由其天質高明非徒挾兔園冊子者比然後知向之貌爲老宿言之不作者特揜其空疎卑貧淹蹇妄下雌黃者特行其私忌耳聞賢書之名其亦可以少媿矣夫雖然使君以此自足而於世之老師宿儒卑貧淹蹇者遂非薄之氣日益驕業不復進如先儒所稱三不幸者而有其二則又將以衆之所疑者疑君奚止二者之惑乎

莊然乙詩序

處岑寂怫鬱之境無所告語而獨與詩爲緣者莫如遊而遊者又往往皆出於不得已其可從容以遊者則懷土思安重

違其邑出門數十里離家一朝夕已轉顧踟躕歸而後快
其決意以遊者非商賈市販不知詩卽衣食奔走無寧晷於
是名山勝地交臂失之曾無人焉一吟賞而徒供樵夫牧豎
之登涉耳吾友莊君然乙困於遊而又能以詩濟其困者也
然乙與余爲總角交癸甲之間始遊楚當是時不聞君能詩
及覽洞庭瀟湘之勝登衡陽天柱之巔弔屈宋之遺蹟歷吳
魏之戰墟抑塞磊落慷慨悲歌凡所謂羈人逆旅之況不言
而神傷者悉於詩寄之而君之詩始進乙酉秋遇君於京邸
時君病方危竟不得試余襍被南歸君乃畱燕三載客秋余
走都下君頌頤自如其詩則益以進所謂窮愁易工者也余
以沉疴幾死君亦不售與乙酉彼此易觀宜更相歎息矣旣

而君以久客欲一省其親余亦歸心甚迫遂束裝同下以是冬十一月抵里門敝廬於君宅僅隔一巷晨夕過從風雨無間文字之集飲讌之懽數數也每酒酣耳熱議論風發有不合必力爭面項發赤不止旁人詫且笑吾兩人不顧也然君固謂余戀友亦時哂之己丑重九後一日君又將北上悵然不能別余唯世之優閑富貴者固多消沉名利侘傺以終者尤不少君懷才賚志且家貧所處愈窮所業者愈進天之靳其遇者安知非昌其學乎雖然長安炎涼地僥得者輒以意氣凌人僥失者摧挫之餘不得不旋其面目京洛風塵素衣易化可思哉然乙行矣使他日兩人相見依然今日之然乙庶無負夙昔切劘之雅而區區詩之工拙與夫遊之遠近皆

其跡也因書其集以附贈言之義云

方蘭如詩序

詩本乎情情至矣而又必體會人事閱歷景物近資師友之
切劘遠証古今之流泐於是乎情不孤而詩有所助余甚爲
今之學詩者惑焉今之學詩者不涉乎世不通乎古師心自
勝非鏤雲琢月爲無益之辭卽剽竊摹擬以詰屈文其閹陋
皆戾乎情而拂乎作詩之旨者也吾友方君蘭如則不然蘭
如工於畫而尤工詩於諸家靡不津逮然性頗虛抑不憚聞
過故人亦樂與言詩家故貧資旅食嘗寓桐川與余居最久
每紙窗風雨一燈熒然述平生之軼軻慨人情之軒輊撫念
身世百感交集未嘗不喟憤泣下發爲嘯歌故讀其詩蒼涼

抑鬱有不可自遏之勢是非深平情而又得所助者不能也
歐陽氏曰詩以窮而後工彼無病而呻者譬如久客乍歸與
人言山川之險羈旅之苦而問之者亦爲轉述終未若身當
其境者之爲親切耳庚寅冬過桐鄉與蘭如論詩書此以相
質蘭如其以余爲知言否

歐北集序

夫奕秋對局思汨聽於吹笙緜首握竿戒紛心於擬鶴欲求
舉世之賞必有顛門之詣然崇巖孕靈良珠不因而託體陽
風扇和穉葩詎從而舒色冰水迭化質殊凝釋鐘鼓旣考感
分憂怒蠶鹽入羹雖濟五味之用元黃布采各成三就之功
彼能傳之無疑皆得性之所近詩歌之道不其然與吾族雲

松先生天生異才少有奇氣成都藉一壘之業厭次足三冬
之用租船詠史奚囊貯詩馬卿遊梁著子虛而始顯蕭生射
策得甲科而斯稱迴翔西掖之邃出入東觀之祕紅藥翻砌
香芸在書分其餘款足了十人出其新弓盡傾一座中禁亦
問詞藻

當宁旋試吏才叱馭天關紆紱地軸一麾出守方興謠於袴
襦六月行師快從戎於書劔上公虛席賓佐盍簪禰正平之
筆札實獲我心劉穆之之視聽不疲肆應壘常浮於楮鼻句
已滿乎弓衣彬彬乎有折衝之風焉經緯之畧焉露版載宣
薦牘交上過貪泉而便酌約羅浮而終到不爲郟都之鷹惟
隨閔道之鶴七十二峯之寺幾遍紗籠九十九溪之水遂臨

緇服蓋仕至六察官不爲不高績考六載時不爲不久也俄以鞫獄舊讞微望更議

天子眷念迺勳方切嚮用而先生念太夫人春秋高遽請歸養年裁四十六爾陵華彌絜逕鞠無恙侍奉之暇怡情枕藉著有咳餘叢攷一書頗極蒐討之富然雖隨方以滲漉而尤究意於比興第其詩集都爲若干卷先付剞劂焉冥心狀物精義入神濤瀾倒海四瀆不能息肩奴僕命騷六經皆我注脚臨淮將兵忽新壁壘士行取材無遺竹木碎金必更鼓鞞積玉遂以成山得諸助者旣優入於古也獨至昔樂天揚聲於唐室務覩奮跡於宋朝先生揖讓其間殆堪鼎足乎後進之士翕然從風有目咸賞不脛而走書之萬本禿兔穎以何

辭傳之四方入雜林而增價可謂斯道之龍鬣別集之冠冕
矣或曰世人論詩多宗初盛先生不卑宋格自名一家廩得
乎中將非其至不知子質姬文繇乎運會楚謠漢風發乎胸
臆襲中郎之兒猶然虎賁畫雲臺之人詎規麟閣豈許身稷
契遂誇草堂復新託意神仙便謂長庚不死哉或曰儒者不
朽首期立功先生身出樞要久膺

眄遇使其敬歷當致節旄而迺疆仕歸田坐消耆艾篇章雖
瞻居諸可惜是又不然令名壽考古有難兼山林鼎鐘事非
一致沈仲達之知命恨其泰遲王叔朗之宦情思之爛孰讀
十年之書富於陶頓傳一卷之文榮於令僕孰得孰失夫人
辨之也某誠謝綆汲力辭廷撞鄭莊少喜交遊及攀大父之

行泉明樂數晨夕幸接比隣之近語君臣之際書慚負腹其
酸鹹之好編時在手謂堪適道繆許定文既辱諉託遂逾歲
月千穉業就自有名山之藏一辭贊窮竊爲青雲之附云爾
雲溪樂府自序

延陵在周爲吳小邑秦屬會稽郡齊梁以來人物輩起帝王
名臣吏治儒林忠義孝友節烈高行卓卓可紀實於東南稱
望郡焉閒嘗觀之古人有產其地而志乘羞載鄉里諱稱推
而遠之若將浼焉者有非產其地而蹤跡所經論次所及引
而比之以爲光焉者無他直道存而好惡公也余童時喜聞
桑梓軼事及長從吾宗秋圃先生遊先生邑文獻嘗爲余徵
引陳說顛末顧夤陋不能誌憶今先生已捐館舍里中耆舊

亦復零落流風餘韻渺不可得矣客秋自白門抱疴歸取前
所誌憶參諸傳紀得樂府如干首遵畧前詳後之意仿比例
得書之體而準乎必恭敬止之心事之有關名教有利社稷
者入之卽無係於此而可歌可愕未可輕棄者亦入之大率
再示表彰微昭炯鑒以一邑推之天下期協乎史家勸懲之
義而止夫由周以來上下千百年身踐茲土與茲土草木同
腐者何限數典忘祖叩之茫然者又何限豈非良負於父母
之邦哉故生於斯而工可歌社可祭作則於閭鄙垂教於來
茲鄉先生之責也生於斯而闢幽芳發前烈存心乎繼述無
忝乎先型後死者之責也辭之繁蕪義之呈漏知者亮否吾
又奚計焉雲溪爲吾邑之勝先人之敝廬在飲食沐浴於此

遂以名

毘陵竹枝詞序

十五國之風遠矣俗尚之是非人才之興廢山川之勝產殖之宜迄今讀之無不瞭然如睹故國風者郡縣志之權輿也古人蹤跡所經往往形諸篇什況生長是邦釣遊所習人情所極不忘哉吾郡之志明王尚書慎唐太常鶴徵兩家最著近時錢氏毘陵觚不觚錄蔣氏識小錄及家今獻先生毘陵見聞錄考鏡是非最有裨於志乘年來畱意於此者蓋寡矣吳君月川家在義興來居郡城且數十載雖老而神明不衰暇則探尋郡之掌故一徵吟咏余歸里門君適爲余從子授經朝夕晤語知君嘗一遊京師居貴人家不遇而返蓋其品

有不可及者一日以所著常州竹枝詞見示自山川人物歲時風俗以至一事之傳一物之產載不厭詳辭不嫌淺可謂大觀矣余昔爲雲溪樂府百首題桑梓人物竊欲別爲一書論風俗之偏者俾軌於正以附諸鄉先哲之後卒卒未暇今附斯篇向所欲言者君幾盡之區區之志廢然返矣竹枝本於巴歛劉夢得依騷人九歌作爲新詞由是盛於貞元元和之間其音協黃鐘之羽亦如吳聲君吳人也操之正宜惜余廢業久未能從君考證也

南華九老詩序

古者卅彊而仕七十行步不逮則懸車致仕焉自始宦至於罷政不過三十年方其仕也以故去官在朝之日恒少及其

老也朝廷從以乞言鄉鄙尊爲祭酒薰陶里俗昌熾後人昉於一家愾乎天下論衡所謂太平之世常壽長蓋雖王澤之深而亦恬於榮利之有以養其心睦乎門庭之有以感其和也三代以降知此義者寔匙門第愈盛則引退愈難故終西京之世僅僅乎有二疏父子自唐以來壽考歸田優遊倡和者代不乏人姓非一族地非一方史率豔稱以爲盛事至宋朱昂兄弟相繼告歸皆臻眉壽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明初吾鄉胡忠安淡歷事六朝及歸三弟之年皆逾七十名其堂曰壽愷說者咸以比烈疏氏矣然同時族屬未聞別有閩人又惜當時未嘗詠歌其事甚矣致壽之難而壽之萃於一門者尤難也里中右族首數莊氏自明中葉卽有

東西之目人才科第相望當乾隆十四年歲在己巳莊氏之登大年躋仕籍而退居林下者得九人焉遂舉南華九老會各系以詩歲時宴集組佩輝映而族之年逾周甲未與斯會者復有二十一人咸依韻和其詩彬彬乎極一時之盛矣歲月寢久頗致散佚鄉里後進有不能舉其名字者莊君宇達懼而輯之各爲小傳附二十一人於後而以序誣諉於余余惟東南多方雅之族吾郡尤多著姓然或門基鼎貴而家世無年名顯當時而澤衰後嗣豈非高明之家造物所忌其先無不危不溢之德以長守之爲其子孫又不能仰觀堂構惕然深思徒以世閱相高遂至陵夷不可問歟今莊氏之祚方盛子弟咸醇謹有法其薰陶而昌熾當未有艾吾願是編之

出士大夫咸思止足之義悖俗尚齒歌詠田間而數典忘祖者之各知所媿而之也九老者曰禮部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知縣樞年六十八曰密縣知縣敬年六十六曰州知州亭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知縣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知縣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副使柱年六十石門君則宇遠之大父云

莊然乙詩後序

余與然乙交垂三十載少卽共事吟詠歲己丑嘗一序其詩今忽忽星再終矣中間南北奔走升沉之感大都相類然乙抱孔懷之戚余亦抱失恃之痛然乙久客於外棖觸令原往

往形之篇什至於遊覽贈答卽事成詩幾於日有所得余則自免先妣喪繼以沉疴學殖荒落偶欲握管累日不成一字間有牽率酬應屬稟後多不自收拾以視君難易何判然也辛亥春君以三館勞授聊城丞瀕行持詩示余曰子盍爲後序一書例無二序而是別不可無言君行矣聊攝當舟行孔道風土雄秀冠蓋往來當更有昌其業者昔陶靖節仕八十餘日卽謝官歸韋左司爲蘇州刺史吳人至今尸祝稱古循吏君詩出入陶韋吾願君之退則爲靖節進則爲左司而不徒其詩之似也顧君性恬澹風塵非其本懷每云但得薄田供饋饗便作歸計余以家君春秋高亦思於五年後歸養他日里門過從各出其所得相印證使難者知易而易者知難

則詩之道盡於是矣

蕙蓀堂初稿序

國朝之制 皇子六齡必出閣就傅誦讀稍暇遊心六藝外
逮宗室學覺羅學皆選擇教習立有課程以故金楨玉幹之
戚知名者先後輩出無不親賢禮士以風雅相切劘諸王宗
室中若紫瓊紅蘭尤爲一代冠冕猗與休哉非

祖宗家法之善

聖天子久道化成何以致此禮尊主人爲禮邸世子少有異
稟十餘歲時試爲文章操管立就所撰紅豆詞傳播都下和
者殆數十家族弟穎發以繪事給事邸中數誦其賢顧以分
位閼絕未敢違謁也頃錄所撰蕙蓀堂初藁屬穎發持來俾

懷玉訂定且索序言受而讀之凡山川之登覽賓友之周還
憶事懷人撫時詠物以至仰止前哲闡發幽光一一於詩焉
寓之夫世之言詩者多矣非館飢搢搢矜其外之所剽卽鈎
牙棘吻文其中之所虛其賢者或薄齊梁爲卑唱視李杜爲
陳言徑情直書流於俚淺而弗卹主人則取法乎上非六朝
三唐之音不以入格彼窮巷掘門之士畢生佔畢而若不足
而主人弱冠得之而有餘其資分之超性情之正趨向之端
不旣加人一等哉且以主人之賢之才重以天潢之貴其所
交接皆高位績學欲有商確何往不可而顧有取於譚陋無
似如懷玉者則其淵乎若谷之衷又非世俗淺見所能幾及
者矣今主人春華方盛學問之道日進未已充以識力它日

衰然成集者且卓然成家以之追美紫瓊紅蘭骨意中事又
第區區初稿云爾哉懷玉不敏尙將握管以埃

襖帖集詠序

古之人無所不長也其所以傳於後世者必精神足以副之
而後歷久不敝然衆長之中或有獨勝則它長遂爲所拚如
右軍襖帖是已襖帖世多重其書不知其文字之妙有出流
俗之外者本傳所載書疏咸可諷誦至天懷浩落快然自足
則莫如蘭亭一序故雖用已退筆而與會所至書之特工彼
石季倫始則劫商客致富繼則詔事賈謐列於二十四友金
谷之序應足方其萬一乃聞人之比之也轉以自喜何哉吾
友許君省輿好集襖帖字爲詩得五七言如干首因難成熟

有顛倒天吳之妙今夏下第南歸瀕行出以屬序諾之而未暇省輿所居馬跡山在具區中央波濤振蕩煙雲出沒足以開其胸臆植饒果賦產擅魚鼈足以充其口腹親懿團聚知交往來足以怡其情性視僕僕於輓紅塵土者殆未可並日而語昔右軍嘗欲東遊江海并行田視地利又欲希風陸賈班嗣之流以省輿較之縱貧富或殊而得失則未甚懸也雖然右軍去官以與王述情好不協述蒙顯秩恥爲之下故有誓墓之舉吾願省輿泯窮通齊出處以深造自得勿厘以一生死齊彭殤爲曠達也省輿歸已數月頤攝之暇當日有所得如集詠者惜不得一讀以豁塵抱行將乞假旋里相訪於湖山間念前諾久而未償書此先寄省輿其亦有進我者否

耶

丁郁茲詩序

吾友丁君郁茲以所訂詩索序諾之者二年於茲矣始則索米長安繼則捧檄東郡抗塵走俗卒卒未有以應然邈來翻次未嘗一日暫釋夫迹異者其情睽境類者其言摯同與不同故也郁茲與余生同里閭己亥郁茲舉於鄉余以庚子

召試得附同譜之末郁茲試禮部倂得而失庚戌榜前已傳爲南宮第一賀者盈集越一晝夜竟下第余於丙辰發榜前一日亦報第一已而亦報罷郁茲高才能文章人皆以館閣目之乃由教習得縣令去余才不及郁茲且嬾拙多病濫厠省掖二十餘年家居前後凡十載頗獲不虞之譽近始秩滿

授青州丞郁茲練吏事嘗因无妄聖議去官而復官余浮沉
京職無所短長然爲章佳公所知頗遭當路齟齬余雅不善
治生京居既久故業盡虛索逋者日盈戶外郁茲宰燕豫間
且得人人豔羨之地而終不改其貧今郁茲官威縣余官青
州雖不共隸一布政而地之相去頗邇是余與郁茲生平所
歷無往而不同也郁茲之詩舍予其誰序哉雖然郁茲少予
十歲使能踟躕奮發則追余之年令僕可得其詩所詣又烏
乎測之是同者已然之迹而不同者未來之天昌黎所謂飛
黃騰踏不顧蟾蜍者安知非它日事也郁茲勉乎哉郁茲詩
清切整瞻長於言情自己未以後益勝茲弗具論論其同於
余者以漸至於不同而已

子 殷

姪 學 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三